

二度梅·三语·书

——贺王芳又出新书 香港东瑞



王芳文友隔了约五年时间，又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值得庆贺。

2015年12月印华报告文学大赛颁奖礼期间，碧珍陪王芳来REDTOP HOTEL，与来到印尼雅加达的我和瑞芬见面初识，交谈之中，我们知道她喜欢唱歌外，还寄情于文字，文章就要集成书了，望我写序，大家都很高兴。印华文学饱受华文被冻结几十年之害，华文写作队伍多了一位成员，增添新血，无疑是壮大了队伍，应该拍掌欢迎。

往事历历在目，岁月并不如烟。

王芳的第一本书我于2016年7月写序，几年前我因时间都在长篇创作，已一连婉谢十几位海内外文友的序邀，得到大家的谅解。但王芳的诚挚我不忍拒于千里之外，而她也明白，只

希望我片言只语地写几句贺词。真感谢善解人意的王芳，体谅每天都忙得一头烟的东瑞。

照我看，书序和贺词是大不相同的。序于认真的我是太沉重了，全书文章必须全部仔细阅读完，分类评述外还要找出若干特色，条分缕析，举例论证，常常写完一篇序，我就好像跑完几大圈运动场，大汗淋漓，时间也不觉耗费了多少。我还真不习惯只说几句应酬话，宁缺勿滥；然贺词不同，可以如聊天般轻松，长短不拘，比较随意。我想，一个人的写作取材、文字风格，是不太容易有太大变化的，一般都有迹可寻，承前启后。在为王芳第一本书《生命的色彩》写的序中，我谈到了她文章有四大特点：感恩生活，导人向善；联想丰富，情思饱满；描写细腻，风趣诙谐；怜花惜草，慈悲情怀。在这第二本书，依然保持了这些特色。书虽然所收文章不算太多，但题材广泛：忆夫君、谈人生、说疫情、述亲情、记见闻，还有两篇得奖的小小说《母爱无边》《血浓于水情难舍》，都保持了她的文字风格。附录多位文友评论，可以读出大家对她的认可和好评。

印象特深的是她写爱为主题的散文或小小说，往往另辟蹊径，写得缠绵入戏，细腻可感，情意切，与众不同，没有生搬硬套，别扭做作。得奖作《母爱无边》《血浓于水情难舍》都是如此。文章短，又是她的另一强项，挤海绵，去水分，删赘句，直捣文心，也许她是无意，也许她习惯如此，但都是为读者着想的好事。如《说书》写了书的悲情和命运，篇幅很短；《艺术人生》道出生命只有一程的哲理，从偶然的家常顿悟展开，还引用了大师的精彩金句，再引经举典，可谓精彩纷呈，但也不过千余字。还有值得一读的《参访海上医疗船》，全文不过五百多字，但主要的东西都写出来了，留有空间给读者。这空间，也可让王芳改编成小小说时尽情发挥。

一个人的文学成长，时间有长有短，痕迹有深有浅，连大师也盖莫能外吧。

印华文友中，王芳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我看到了她身上那种在其他文友或许较少见的文品：除勤奋、努力之外，还有那种认真及好学不倦。前面的勤奋努力还容易理解，不然怎么会有第二本

书？什么是认真呢？例如，珍视自己的不足，发觉标点符号运用不熟，力求改善；参赛稿件，字数只是超出十几个字，会认真其事，删去那十几个字，再寄出修订稿；两次获奖，她都开心而认真，我看到她将其中一次的奖状嵌入镜框挂在家里的墙壁上；澳门莲花杯小小说大赛她也获优秀奖，好想有机会参加颁奖礼，可惜，疫情令许多文学活动都搁浅了。还有，写好一篇稿，王芳总是改了又改，不厌其烦。一个伟人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连我这样的俗人，在学生问何以成作家时，也懂得赠以「兴趣、坚持、认真」六字。王芳写作认真，进步神速。一些不熟悉她的文友对她两度获得小小说入围奖和优秀奖都感到惊奇，是的，从写惯散文过度到试写小小说，难度不低，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王芳不信邪，毅力够强，迎难而上，造就她的不认输精神获得好报。文学千古事，哪有侥幸？幸运儿总是嘉奖勤奋努力、认真而一丝不苟的人啊。

不要说先生在天之灵俯看人间的王芳日子过得充实会发出欣慰的微笑，在维港小岛一隅的我们见

到她倾情于文字，也会为同道进步的神速而赞叹不已，开心击节！送一句东瑞的自勉语「不写最累」给王芳真是合适不过，继续努力吧！唯有文字比较亘久不灭，不是吗？

论为人处世，我和瑞芬也很欣赏王芳与朋友始终保持来往的那种平常心，她乐于助人、善于感恩的善良心态，真与有事才登三宝殿、过分精明的那类人不能同日而语。

最后说说本篇贺词标题《二度梅·三语·书》，自我解读一下：「二度梅」典故来自唐朝，后来引申为同一件事成功地做到两次，王芳出第二本书，应该是大喜事，值得祝贺，千万不要说这是最后一本！「三语」指书用汉语、印度尼西亚语、英语三种文字出版，说明王芳对书不同语种读者的尊重和期盼，希望读者不局限于华人，可谓用心良苦、不惜工本啊！「书」指纸质书，而不是电子书，说明王芳对传统书的认同和支持，希望它是自己散章的最好归宿，而不想流落到书摊成为弃儿。

王芳书要出了，随意说说印象，虽略为简单，但望勿嫌弃浅薄，是为幸。

2021年1月2日